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彥盛同校傳汝舟校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並且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中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之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殺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告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

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書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大

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

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其操刺也

謂勇猛為操刺錄其本語無大故勿奔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

徙知遠領歸德知遠耻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

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

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

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

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

兵北方常疑知遠勲位已高卒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

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平行

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

王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鴈門敗之于秀容

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貨鉅萬兩及馬數千四年契

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

呼之為兒賜以木枋一木枋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

大臣不可得峻持枋歸虜人約去之皆避道峻還為王言契

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

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手稱也

天福止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而未嘗有國號又稱慈

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為上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暉來歸自來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

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口州將藥可傳殺其守將駱從

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留後趙暉路

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稅辛卯延州

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宥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

來歸壬寅契丹遜開漢起大石小畏而去收與自以其將蕭翰為

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為樞

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

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

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澤州丙辰

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丙辰

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契丹入于鎮州五月甲午太原尹

劉崇為北平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歸于契丹以耶國

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以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

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

原戊辰改國號漢高祖初建國無國號蓋其制詔皆無明文故關

明據故慎於所疑爾此書改國號漢則赦罪人蠲民稅于闐遣

使者來是夏劉昫薨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

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杜重威於晉出帝時遜出天平軍節度使

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

帝妣為皇后高祖湍謚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謚曰

明貞曾祖昂謚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謚曰恭惠祖

僕謚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謚曰昭穆考瑄謚曰章

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謚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曾祖光武

皇帝為世祖皆不祧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

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許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
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
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
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
大赦改元己未更名高平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
隱帝高祖弟王子承佑也高祖即位拜右衛上將軍大內
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為嗣承訓薨
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
皇子承佑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
殺杜重威

乾佑元年二月辛巳封承佑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

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

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竇貞固為大行皇帝山陵使

吏部侍郎段布堯為副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

盧價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及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

監王王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紹叛附于李守貞客

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峻不命為將又不令討賊但令揚邠

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部威為樞

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部從義為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

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兵馬都部署河決原武五

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

男子河決滑州魚池旱蝗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

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鸚鵡食蝗丙辰禁捕鸚鵡庚申郭

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

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宗叛附于李守貞八

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

趙思綰戰敗績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篤蘭蘆藥斯來

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

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在河南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

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

二年隱帝即位至此百改元而不改元且周顯德二年注而帝名承

後世自見也後世自見也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紐配

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孫降乙丑趙思綰降六月辛

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京有遣使者來故不書伏誅

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温丙戌郭威使來獻俘

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群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内丘己丑郭

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景宗自焚死

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馘俘二月甲戌旌表顯

州汝陰民翹温明問二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夏四

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使六月癸卯河決

原武秋八月達鞠來附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

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寧軍

節度使慕容彦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

軍于北郊甲申勞

軍于劉子陂慕容彦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

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年二十一周顯元元年葬之許州

書蘇逢吉自殺漢亡自隱帝崩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即位

亡矣其太后臨朝相陰公嗣立皆周所假託非誠實所以破其姦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亦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安庸之史其記事先後

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

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

列六文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及後世由學之士始謂孔子書

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

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

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

以息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

年未帝已誅女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二年尚為有

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

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

憤憤下視晉且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

晉漢未嘗有起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

至上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

知矣美置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我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

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記卷第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
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
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
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
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進几割
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前若能殺我乎
威即前取刃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
惜其勇陰殺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
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
筭補為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

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
威從勃丹威並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
使乾佑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
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恩
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胤等分
討之文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
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廷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
幅巾短服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
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比皆懽樂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
柵其南又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諸將皆以謂守貞船寇破在旦夕不且勞人如此威不德
己而守貞數出兵擊壘連壘屢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
出必有亡矢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
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威歸景崇
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
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
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
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
為賢於是悉召楊祁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
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
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
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監荆浙湖南皆未及
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是夕勃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

至魏州契丹遜二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
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
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
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使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
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
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
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
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
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内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
印更為詔書以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
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庾益保大軍
節度使張彥超亦有兵調置節等率兵拒威又遣內侍
張威乃嚮龍鳳為威所得威乃以狀奏請縛李業等以
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
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
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
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交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
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
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僚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
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賀
正為嗣遣大帥馮道迎賀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
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
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劫奔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
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斌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

楊温為贛守徐州戊午次阜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
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

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

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不書此書與其不屈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二月辛

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烏骨支來癸丑寒食

望祭于蒲池蒲池佛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

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靈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美揚

温不書死之語在贊傳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辛未

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

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謀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

氏蓋曰明孝且蓋曰翼朝號義祖且此皆氏蓋曰翼

裔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

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忝知樞密院事丁巳宣

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辛王峻第八

月壬寅契丹來歸趙崇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前罪

漢之於周義所得誅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于京師自

漢來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

莫容容及弟友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

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平侍郎徐逢來二月庚寅

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克奇風帝二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

郊戊辰丙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翟光鄴罷夏五月

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檢癸亥次
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城不書曰伏誅壬午赦兗州
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
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劫舟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

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

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曰子者榮於禮不得為子不書子則丙
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

戌鄭仁誨罷已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錡為右衛大將軍樞

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

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坤主

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

申主至自西涼郭于太廟郭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

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

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

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錡罷是日皇帝崩

于滋德殿年五十一書是日
連上文無端日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傅汝舟校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
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
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
奇善騎射略通書且黃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
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
軍牙內都指揮使乾佑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
魏太祖入立拜滑州刺史鎮寧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
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
卜以來年正月丙子朔日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

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封晉

王正其非子矣其葬假舊廟君之禮不待議喪而可知矣故皆無異辭也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

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為大行

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鹵

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主敏

為橋道頓虛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之西如潞州以攻漢不口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為言故用兩相攻

為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

由其不守一門不與追及于高平文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

衛馬軍都指軍使樊愛能上軍都指軍使何徽大誅王寅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弼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

乙卯拜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高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

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

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

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

軍李勣殺其刺史趙舉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

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

符彥卿及劫舟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

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高陵庚午至自太原

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

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

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于孟漢卿

二年

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衣古者四梁末帝晉山帝即位年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本紀無識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

春二月御札未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

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

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

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筑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徐州申戌李景來未戌不谷壬午景使其臣鍾景文表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秦州三月庚子丙馬步軍

都軍頭表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三州不同夏四月常秦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楊光舒滁州復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

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

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晟之死節自著四月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德降事見死節傳蓋仁德實不降故書周自克之爾克者進取之名也壽州難取則見仁德之節著不書

死之者仁德以自病死以其死守節故列之死節傳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

王式史第

國本紀

三

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
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
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
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
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居
其地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廷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
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 丁丑取

秦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于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
守四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

知故子其死不能書死也十餘人宋令論及李遵義皆昭業
皆以事跡不完不能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

朔如秦州丁亥秦州在秦州南十有

四州以江為界書之見其本志所止三月辛亥李景來買

宴夏四月庚申附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

達韜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

乙酉水部負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

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緝使蒲訶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

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玄真使回辨來三

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王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傳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

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州縣廢置
不書此書

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凡屬益津以建州及見口關上置五
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月乙巳朔取瀛州復中國故地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

皇后符氏符氏無國爵不曰立符氏為皇后德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曰立皇后符氏文雖直然無家

也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封國公戊子占城使首訶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十九年三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為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為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讓為儀仗使宣徽南

院使判開封府事有古閩為高道順通使秋七月丁未戶

部尚書冢子高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居在之官八月庚

寅封弟熙讓為曹王熙謹紀王熙諱斬王壬寅高熙遣使

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文使于高麗冬十一月

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管城高麗遣使者來七

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諸事為文秀見唐之末漢亡

宋亡見唐之立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漢亡見唐之立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無所不在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傑則父子骨肉之恩幾

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較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太后則夫婦

命也子天

宋史卷之三

之倫幾何其不垂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哭而焚紙錢
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
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笏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
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
三關威武之聲震震歸夷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
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
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
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采毀天下銅佛像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友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
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
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
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始以昭其德去其害也昔其代
知之期以一歲大收天下之田其規為志音並其古其代
南唐周宰相李穀以計東後唐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
為贊而盛於錦囊嘗置其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
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
不血刃而中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
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卷之三

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明江文盛高凝傳汝舟校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積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踈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二子備食蒲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榔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及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明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宋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太后則然良久曰女能至此可謂賢矣然行義才以得女宋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宋一與汝俱從黃巢獨死繼而領其孤比自在午溝汝公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采石存諸子以歸太祖劉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下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劉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

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
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
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來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友乎太祖
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
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充
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
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
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嘗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
也天復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為賢妃初苑圃封
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
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二公

中傳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
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日夜為佛法未嘗少
懈太祖以為慈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
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但病書寫方
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寤是棟折寢上太
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朝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册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
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問為德妃其父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谷州刺史如少以色進梁亡唐
莊宗入汴梁故妃立於日號莊宗迎拜加其王友維妃石氏有色

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為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未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誓吾世辭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二年詔人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未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鄂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孜各封一節伯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黑闥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鎮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逝之呼太祖曰朱三爾場山一日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二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嘗居礪山故里二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壯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

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節度使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書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

殺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龍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能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奮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署之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寧墮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不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守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守之皆歸梁梁遣檢校司空領滕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友倫西
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
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逐馬死太祖
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
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
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
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閣明使王
建龍客省使王建以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
中書上議故自吉兒存自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
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有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
王

和玉友裕字而夫以高天父太祖正伐龍以寬厚得王
使胡騎連敗不能中太祖顧友裕發中之軍中皆大譁

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指
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
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
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
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
州遂圍時濟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
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護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
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使使者誤致

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交郵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每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喜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歛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官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於友文為使封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嘗其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文妻張氏嘗更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善惡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文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文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劉景旼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文大慰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文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文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

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懼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衲襖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卒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發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手稱勳武皇帝度使以末帝為下州留後司中朱友諒為中書令友諒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事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久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詔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由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澂傳浚舟校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主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天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息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孫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

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在遠鞞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其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仇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董其終自皮急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載戰地歸首其臣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安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言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黃髮善醫自上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
 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官簡太后教以吹
 笙歌舞既笄甚有姿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
 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
 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
 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官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
 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安莊宗以為類已愛
 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
 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
 氏已貴詣魏宮上謂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
 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髮漢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
 建豐曰是也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伺今且高因大
 慟哭而去此田吉翁安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莊宗

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太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
 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
 郭崇韜布自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
 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太后皇太后受冊重
 翟重鹵簿鼓吹身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
 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急官伶人亂
 政后特用事於中自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
 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新蜀果茹且稱中
 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
 中化貝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
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妻龍五百當遣一
龍揭片石常山之入比見魚鼈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
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
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
太后及皇后俱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太后稱教命兩呂使
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弟為
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弟常與后
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
姬妾出入中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
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
其復娶乎元行欽曰臣願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
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
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
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
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
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晦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
俱從歷伊闕宿命龍淵矣未幾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
衛兵萬騎所至羣民供給環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
懼亡竄山谷明年二月各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
者言御前當有急兵且散積聚以讓之宰相請出庫物以
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
有大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

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蒲喜置帝前曰諸疾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顯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由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谷哥索袍帶以賜之谷哥對曰盡矣軍士叱谷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谷哥曰自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兼又莊宗中流易其卦降霄殿即下易次尋於公金巨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勖於嘉慶殿城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囊盛金突靈且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道入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掌其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貞壽哥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懇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及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時為契丹所虜

唐自采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始守府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南山唐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路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襲中山東擊方立又與朱全忠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答之克脩斬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脩縣嗣肱從存審救脩梁軍解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

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路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咎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路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泌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憇而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為人二孝居者賦中自後齊趙太祖且心不解太祖與肅連錫才諍居戰軍歸間後齊趙太祖且心不解太祖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等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世子與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言家戰爭卒就霸業者皆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特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

顯存實生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侯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無賴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又存確存紀司光三十二年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又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又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干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干郎檢校尚書即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又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又過干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其死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干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二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

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得幸汜水徙存霸北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夕攻興教門
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
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
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剪髮
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康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
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夕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
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
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
曰二王逃難主上言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
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
乃即民家殺之存美妻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晉同繼蟾繼時繼岌母曰
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守
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
革為相建言唐故事自天子身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
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
行營都統郭崇勳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
李勣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
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
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
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迎戰于二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
衍與劉吉相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

月己酉繼安至綿州行上成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行乘竹
 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苜蓿繫首肉袒銜璧與觀群臣衰
 經徒跣以降繼安下而取壁出宗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
 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
 安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宗韜初甚宗遣宦者供奉
 官李從龍表監中軍高崇子延安呂知柔為典謂從龍等
 素惡宗韜又見宗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
 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宗韜父子
 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塵塵柄而已宗韜日決軍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長詣牙門闐然由是
 從龍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安及請留宗韜鎮
 蜀從龍恃中始繼安異志勸繼安為補繼安謂宗韜曰
 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宗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趙繼安班師延嗣至成
 都宗韜不出迎及見禮甚傲慢延嗣怒從龍等因告延嗣崇
 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繼安甚哀遣宦官馬彦珪往視宗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
 孟知祥未至所在次賊山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
 招集恐後生變及故帥未即還而彦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
 身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
 千里往復與命乎劉皇后以彦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
 未審豈可便令果決否后以不審問因自為教與繼安使
 殺崇韜明年正月宗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宗韜

通鑑綱目

卷之六十四

十一

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及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豐饗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及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及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綏斷浮橋繼岌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立下謂李環曰吾首書送君子當殺我環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闕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高繼潼繼蟾繼嶢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幼有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示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明宗家人傳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王彥魯附錄傳汝舟校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
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路王從珂母也淑
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
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
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
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又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
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
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
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
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角美姿號花兒羞少嘗遊故將
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
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言告明宗而納之王
氏素得鄩金甚多采心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
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亦以為人間所罕常避事由
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如事

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
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
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
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
妃故封拜官爵廢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
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
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主握兵心欲自託為後
計乃曰兒思秦主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
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
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
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臣各見誅出怨言廢帝聞之大怒

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郟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郟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其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上媿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各媿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追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不至矣乃召松趙上表為左右丞相李式崔光

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合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乃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盃飯洒明少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七○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益高祖立追謚曰哀

月宗即軍而討退諫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顛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曰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大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臣為主而世之謂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人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臣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曰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
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以辭其君曰子不可曰歟父顛
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曰歟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
其亦知是而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
哉○秦主從榮天成元年曰檢校司徒無御史大夫拜天雄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
拜河東節度使其子重者轉傳而應禪魏喜儒學為歌詩效
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
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納軍政之餘日何事對曰有暇讀書
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
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
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何司希言欲重其禮
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禮所由示不敢專今受大
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
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出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曰為

榮三年加無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
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
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各
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
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
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
議欲立各為太子是欲奪各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
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自司又言元帥或統諸
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
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且妻孥親巨宦禮廢棄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毋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懼從榮又命其家屬及四方將士
試作征准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請王
擇帥傳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
翰林學士崔棣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
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志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察
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
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除有避禍意數見明宗
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

雪明宗幸宮西士和寧得傷寒疾已而從榮與樞密使朱
弘昭馮熾員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
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維
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
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
肉如肺者數斤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
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曰
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
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
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
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
鈞告弘昭等欲以兵入值衛問所可以居者弘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
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環遣
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續及宣徽使孟
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
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
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
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熾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
告義誠義誠許諾熾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
中興殿閣議事熾責義誠曰皇上所以安由者吾是役者為今
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
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役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
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及兵已攻端門宮人

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
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
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
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
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
從榮密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其尤所惡者劉替至
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董從榮兵出與陟董並轡耳語行
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替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
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
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
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
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散之從榮無稍却弘實騎
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
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昆門牙兵劫嘉善
坊而潰從榮夫妻匿林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
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
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
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
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侷儻輕財好士重誨
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戶參軍賜死重誨
誅從璨後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

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相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首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龐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交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者子人人至晉出帝時從溫已亡及從溫從溫從敏在大后常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是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求籍殺其家其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二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無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廢帝家人傳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人。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后其屯駐兵。遂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已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者軍亂者二十餘人。皆死。有司請已。

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刺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

兵也廢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

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比京廢帝自疑乃反廢帝遣

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

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及廢帝欲北征重美

謂且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

曰為然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之重美民困窮多難哀與民為誓而欲禁其過禮可乎

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

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曰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

后曰為然廢帝自林太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已不正也夫禮者所居別嫌而明微

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垂而宗廟朝

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

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廢帝

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

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

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

臣不別所居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者

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已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

晉家人傳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傅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承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帝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即辭歸留之不得廢帝擊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即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曰謬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嘗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用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曰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夫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

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且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裹臣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復者及吾廷廣彖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只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即一何相負首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比朝自帝皇太后曰屬我素臣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庸運告敗中原失馭數躬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身是帝所敗也惟別與余定罷用曹采入寇場已露大定執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與百詐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白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不謂簡之初荒滅失次凡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權示刑既非四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嚮端果貽赫怒禍至神威運焉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色羞貪生忍耻自貶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政苟存視息冀皇帝若重顧瞻昔稍霽雷霆未明聖訓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街無報之以恩難所與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皇太后新婦李氏妾三張彥澤傳任兒等至伏於前自是帝阿翁降書晏安撫者妾伏念先皇

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
夕不保皇帝阿翁發白黃髮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大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大晉頌之社稷不
幸先皇猷代嗣子承祚不能繼好息民而反屬恩重義兵
戈屢動騷馬難追感憤自貶將誰執人空言震怒中外
携離上將羣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靈輿視景偷生惶惑之
中撫問斯至明旨恩旨由示哀哀命婦諭丁寧神爽飛越豈
謂已垂之命忽蒙家史生之恩者罪責窮九死未報今遣孫
男延昭延寶奏表請罪陳謝曰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
一啖飲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
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造其將崔廷勳官兵守之
有數日食與時有枯槁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母此數
陰祈守者乃猶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百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東賈
不逃母教而至于此可來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賈
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賈北去
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
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昭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臣宮女
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
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衛士二十人從衛臣騎兵三百所經
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牛酒
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
過平州出榆關行僻道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
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
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
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
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
泣下悲不自勝爭巨衣服藥餌爲遣五月永康王上陞取
帝所從新寇禮奴東婁北之帝辭曰尚幼永康王
一騎取之曰賜禪奴陞虜地尤高涼虜人常曰五月上陞
避暑八月下陞至八月末永康王下陞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末從漢兒城側賜地種牧曰爲生永康王曰太后自
從行十餘日遣使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
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
節度使趙延輝遊正寢曰節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
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
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戰手謂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外地上八月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膏肉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
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跣足扶升其柩至賜地焚其

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歸者言見
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
夫人出帝之尊為皇太妃如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富焚我為灰南面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濠為州進奏使居京師呂巧
佞為安重誨所喜呂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濠
驩其為為東胤娶濠女後封吳國夫人金聖胤早卒后寡居
有邑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呂為

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妃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去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官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王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巨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
藥欲與帝俱飲巨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八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

五十七卷之二

者然粗存其見者曰備其闕云一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
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賢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
重又重英重進重曆重果孫曰延昉延寶孝平皇帝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德萬
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父高祖為親
疎也高祖孝元皇帝弟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及最後於諸弟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
然高祖愛之養厚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及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向舊說曰重曆
為弟月者非也自故金華輝中鳩友鳩詮職事不見天福
年正月有非友自故金華輝中鳩友鳩詮職事不見天福
年正月有非友自故金華輝中鳩友鳩詮職事不見天福

天上一往國贈大師萬詮亦白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為奉天王萬詮加贈大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本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弟三都指擯使領常州
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殉死今孰能免吾兄
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
沂州馬步軍指揮使巨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
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
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
皆贈太尉敬儒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

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大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斌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召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斌性貪暴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斌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乃還京師曰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曰盛旦之契丹犯邊敬斌從出帝幸澶淵使召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為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右傳引李處質言敬斌在曹州時其死

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高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暫朔方節度使以廉徐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曠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為右衛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奉事庶民家井中捕得珠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并贈重進曰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

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字為人敏悟多智且好禮天福二年二月

呂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
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
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
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
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
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為人所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
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召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
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
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字重睿為人貌類
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
道拜其床重睿泣道曰高祖謂道曰國家多事請

長君而召是延廣已除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
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出遣節權知開封
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為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
武皆不之錮劫契丹城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胤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不名而卒贈太傅追封
陳王賜名重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昫延寶

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開運二年秋以延昫為鄭州刺
史延昫不能視事以官者從之又選尚書口即路航參
知州事官者遂專政每出舡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昫
齊州防禦使二年拜與寧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
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並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

萬爲諸侯之最出帝利其貴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
綃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
贊以聘幣二百五十床迎于其弟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
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其榮在禮謂人曰吾
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
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
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王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
爲威信軍節度使夫契丹得璽以爲制晉非王與前史所
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
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王工
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

其詳

古之不幸無子而自其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
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問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
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強保諱其父母而
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志盡愛於
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
性之親反視己爲叔伯父曰此欺其九族而亂其父鬼親
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變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直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僞也夫問閭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僞不可曰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
然曰謂人道算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

後者必有其所生之父有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
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爲通制而公行
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且斬
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
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
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且來有天下
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
道臣而爵之非特自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
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下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
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而此報德狀以真公逆而得天下高祖君耶律德光爲
名之是豈可巨入理者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傭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
 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勳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
 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
 天子所旨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
 主亦不臣為怨也高祖為政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
 高祖崩隱帝用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
 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
 廷非太后所具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傅延問正人臣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

五代史記

漢家人傳

五代史記

漢家人傳

十

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弘史弘盛等議已
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勿
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目為不
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閉門邪等死周太祖起兵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呂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呂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詔已而議立湘陰
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詔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既窮新君重民惟戴戴意正同歡老身未終歲年壽比多難
權流於皇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

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
年前時年一十歲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字曰
贊高祖愛之巨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謁弒太祖入京師曰謂漢大臣
又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上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曰謂漢大臣未有推立之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
太后詰曰河東宗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
君曰承天統必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
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曰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
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曰卧榻昇承勳出見群
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以為
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
不在贊只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
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曰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
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
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
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自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
察之遣崇獲贊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
留其前趙上父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
寡人此來所恃者君公三十年舊相是君不疑道默然贊
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
道已去郭崇繼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美商牙內都虞
侯劉福孔自官復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
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之長君曰徐州節度使贊高
祖近親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
情不附天道在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
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相陰公
贊自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曰都押牙擊庭夫教練使楊
溫守徐州庭夫等聞贊不得以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

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昌刺史并詔質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具殺承勳廣順元年昌旻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相陰公贊之事又嘉華庭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非嫡長特昌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昌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豈民不知其何昌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三德其詔書昌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備是信判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生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昌信為典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崩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奸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封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言謂其容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楊邠鬱死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已勸我一杯矣已而間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剽變於澶州王峻遣前中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自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册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

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
臣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
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直定少尹太祖崩葬
高陵二后三妃皆當陪葬矣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高
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
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託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詔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為其子婦父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以兵入許師漢遣劉錡其家如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
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實諸褚中呂歸潞
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長巨為子過於所生居五
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算知所在潞將仕于京
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已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廢居洛陽漢高
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二十九妃兄
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弟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卽
位詔故弟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弟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巨緣情恩
巨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測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郊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白為子是
 為世宗守禮字克讓白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員外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
 亦莫敢言弟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
 有司曰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言安王彥超韓令坤等同
 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
 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
 天下稿負之高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

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歟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宗師太祖舉兵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奉主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剛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人但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唐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邊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慮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骸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册為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天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葬樊陽宮謂隋後西宮后祖而譯報帝亦七日而葬葬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曰比日未亡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諱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許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諱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因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冉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諱左武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詔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
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
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
子被殺者其言深自責痛之而不敢有非漢之辭焉
蓋知其節在已也故略有其辭以見厚之有妙於其心者
矣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子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驟少。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
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
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官檢校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
為汴州觀察。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益窘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王疑以判襄遂攻淮南翔刀諫以謂新服之宜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自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全臺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二十餘年細大必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請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

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駟侈別置曲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三事未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顯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未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新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德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備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三年帝崩中書省未嘗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未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兩事陛下如即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宗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
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
選將五十餘人皆可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
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
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
其麾下丘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
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丘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
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瑋張晔等攻梁是時梁丘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
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
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
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
則在吾口交若此吾安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且出其
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晔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
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宋巨取曹州執其刺史
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攻
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雍瓦城而垂門發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雍瓦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苗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既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湏明日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突爲太祖書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召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救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
徹木為橋夜以中刺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
鄆乃遣師古與昌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
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
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
營星涓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准
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
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兵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土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
者顧兵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隊士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周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昌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洎一人從宋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龍柔于空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益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昇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業朝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黃敗魏兵於水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
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金三閭門以待晉兵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
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豐且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豪州聞師古死遽還至軍可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律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
洛州斬其刺史刑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紇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人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澤潰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
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餘萬級獲首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二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鄆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秦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下存以三千人夜破長至邗又以騎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罕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盍復思之乎佗日語如此

張存敬誰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君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
實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鸚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
宋州刺史未卒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賴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公之禮
二原魏夫令事梁唐品高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邠州降以
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疆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勛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麻豆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楚其太祖初鎮宣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尉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曰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鑿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後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胤字俊臣豎州人也出軍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胤之魏計事彥胤陰為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胤身長八尺降淮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胤皆大為我生之其愛多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鳥太祖圍鳳翔以彥胤為都排陣使彥胤乘鳥馳突陣則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胤奉表迫請遷都彥胤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未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不怨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拜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愜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州防御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各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恬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

宋歐陽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唐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路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揚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叔負之已而盟曰王李克用
卒莊宗乃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怠且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歸言勝言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大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德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
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
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棗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
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
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
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

漏洩事不成獨郭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
悉有吳軻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郭乃
使人負油壺圍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
下水甕可入郭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甕襲破之從從周
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宋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郭郭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郭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陣者多逸郭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易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
從周以禍福諭郭郭報曰俟五日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郭乃亦降從周為其齋裝送郭歸梁郭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郭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
舊人郭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郭皆用軍禮郭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郭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郭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
為開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郭

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質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晉兵乘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龍套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龍套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闕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鄆報曰晉兵其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瘠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

煮如何諸將皆欲單騎去采石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吾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籠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具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具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鄆為圓陣以御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我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

使萬進敗死乃拜鄆奉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未
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以陝州鄆為書以招友謙友
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為鄆
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
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昆為
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
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及於鳳
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
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
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
大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滑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真樣等五州刺史皆

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官擢北院使判三三晉開運中為
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
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
人咸以為榮

牛存節字慧貞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中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旺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
之大祖攻魏存節魏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宇城渴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
王言藏躬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
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
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泚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宅
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
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
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
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米與存節
意各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
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
號之曰存節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二牛律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米赴豈曰
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其可食女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將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大尉梁兵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并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旌軍亦固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斨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旌柵旌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旌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三傳太祖嘗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曲阜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帝居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眾張旌屯赤岡歸厚與旌獨戰陣前旌憤而却諸將乘之旌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麻毛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

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
從後至友裕徒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繞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子軍直衝之戰已
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
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弟取之
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前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
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
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并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
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亦曾間屢震長社敵遂賴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滄計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擅秘沃以水蒙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佐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八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敗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言曰賊東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凶乃繕兵治壁為戰守具邑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使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特歷曹晉二州刺史晉襲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朋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鹿州執懷玉殺之